





列傳卷第五十一上

范師

後漢書六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將作大匠嚴之

子嚴融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犖犖以儒術教授

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二輔決解注曰犖字季直

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末初二年

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

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亮處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

關以西道殣相望注傳云融向為道殣也音觀融既飢困乃



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  
列其嘆愚夫不為然乎其言不以所以然者主貴於天下  
也今以曲浴咫尺之盡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  
往應雋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謝不及續漢書並云為詣  
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雋兄弟輔政而俗儒世  
士以為之德可與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  
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  
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  
可誰能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  
夫兵也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國奢儉之中以禮為界限也

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  
曰蟋蟀刺昔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  
居毛義注云亡也也鄭箋云若雖常自樂亦無其太康欲  
其用禮曰不為飾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節  
用其詩曰不為飾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節  
公以太康之貽我昭公以不能馳驅夫樂而不荒憂而不  
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謳夫樂而不荒憂而不  
困禮曰樂而不荒為之於魯魯為之歌頌季光玉所以平和  
府藏願養精神致之無彊謂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  
藏於肝脾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疾  
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谷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  
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先故葛擊鳴球  
者奏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豈敢也音古八反形如伏  
長尺據之所以上樂擊也象插中有柱連底種之所  
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王簾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



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

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危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危運謂

地震大水陸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

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

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外合諸家每有憂疾

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

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

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

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

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野

對齊宣上曰今主頗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人同樂

也○劉放曰注今王頓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

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鬼符之義作頌一篇并

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橐偃伯於靈

臺或人嘉而稱焉鞬橐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橐音

也此馬鄭異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

歌偃伯靈臺恭入之勞告不興也彼固未識夫雷霆之

為天常金華山作昏明也左傳鄭于大叙曰為刑罰成獄

雷震震懼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矣又宋于堅

曰兵之威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之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五文筆等五十二



以廢廢通存古皆明  
術皆兵之田也  
自黃火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

可略聞且區區之鄂郊猶廓七十里之園盛春秋之苗周

文王所部孟子曰文王之園方七十里爾  
詩詠園草樂奏

騶虞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

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

天色揔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和也乃建王國也陰

洛陽也揆厥靈囿營于南郊揆度也詩人雅曰王在靈徒

觀其堦場區宇恢胎曠蕩蕝芻罔寥豁鬱決音鳥胡反

並廣大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陸環瀆石響三塗左根

嵩嶽陸晉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陸郭璞注曰因山谷

陸渾縣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澹黃以榮洛

山海經曰雉山澧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嶺地里志云雉

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澹其川榮洛水經注云澹水出

黃山在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澹其川榮洛水經注云澹水出

州魯山西北在榮陽縣東是也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

峨豈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嶮嶮錯崔

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南郡境薄云洛陽縣

音於謹反磴音五來反唯音祖回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

石浮磬耀焜于其陂爾雅曰洗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丹水

著洋磬若泗水中石可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茶

也左傳云楚羊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推相傳音

卷之五十五

馬

日







首策亂陳子籌界鳩聚也敦音也亦積聚也鄙駭音侯韓詩曰駭

侯侯或羣或友眩亂叶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筭者也於

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筭計

時營圍厥廓充斥川谷翠宜羅鷄彌綸阡澤阜牢陵山音

浮雉網也置兔罟也羅網也音力官友並見爾雅阡音苦

庚反詹頤篇曰阡擊也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

已為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乘輿乃以吉

月之陽朔登于䟽鏤之金路六驕驥之玄龍建雄虹之旌

夏揭鳴鳶之修橦陽朔十月朔也䟽鏤謂雕鏤也周遷與

如六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驕驥馬名

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馴驥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

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

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

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揚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

則載為鳶為鳩也音綠鴻則風動故畫之旌旗以候埃塵

也撞者旗之竿曳長庚之飛翬載日月之太常摟招搖與

玄弋注枉矢於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音所交反即旌旗

也畫之日月周禮云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並星名也

枉矢妖星蛇行有尾目赤畫於旌旗也○劉放曰注枉矢

妖星蛇行有尾目赤畫於旌旗也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

又言其赤非也赤當作亦上文太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

羽毛紛其毳馳揚金塗而地玉璫音必由反馳音羊技反

蔡邕獨斷曰金塗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屯田

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旒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

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衆齊同也旃亦

旃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旃動而鼓摻音所金反與森字同

既好我當作田清氛埃掃野場蓋兵師搜雋良除其草



子六軍傳良馬之善者左傳曰天子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

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後之戒則受

右和之門前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長注曰攻堅也

也田獵齊足尚疾也伐各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叢

大鼓也音公刀反周禮各鼓長尋有四尺徽嬗霍奔別騫分奔騷褻聿皇往來

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並奔馳貌風行雲轉凶嗑隱

旬黃塵勃瀚閣若霧昏嗑音苦蓋反旬音火宏日月為之

籠光列宿為之翳昧禦狡課才勁勇程氣禦狡勇捷狗馬

爭逐鷹鷂競鷲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

原綽毘蹠銳特肩脰完鞞搗介鮮散毛族桔羽羣綽繫也與胃通

音工犬及蹠野馬也爾雅曰毘蹠研善升翫音昆銳

指撞也楊雄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手為銳音楚江及韓

謂中其頸也並驅從一兩肩今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

官反與完通桔音諸家並古酷反案然後飛鋌電激流矢

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轉禮曰王弓

以授射甲革楛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初音人證反

謂車軸輔而殺之殺受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祿禽不

得警音丑戀反警視也叶韻音近例反支音味或夷由未

殊顛損頤躓蟻蟻蟬蟬充衢塞隧葩華泝布不可勝計夷由

也楚詞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蟻音似林反亦動貌也若夫鷲獸殺

蟲倨牙黔口大白哨後溫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雅



曰駭如馬倨牙食虎豹黔墨也周禮考工記曰大鈞燿後  
 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灌讀曰肯哨小也音稍緹巡並  
 行貌也緹音於粉反孟子曰有衆逐之乃使鄭叔晉婦之徒  
 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撓迫也樂汗也乃使鄭叔晉婦之徒  
 睽孤剌刺裸袒袒易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  
 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睽  
 離也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到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  
 我側說文曰孟子曰袒袒袒袒袒袒袒袒袒袒袒袒袒袒袒袒  
 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鑿熊祛封豨爾雅曰嶰山桑也音  
 雅反嶰謂山洲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鑿亦狂也音吉曳反  
 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祛音劫古字通封大也豨猪也  
 虛起或輕諄越悍度疏婁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脩構踔  
 疑枝杪標端尾蒼雉椅玄援木產盡寓屬單初稍反越音  
 丘昭反說文曰越行輕貌度疏猶搜索也度音所由反字  
 林曰婁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

高銳曰鑿端音莫寒反踔跳也音勑教反疑音尋謂長枝  
 也杪音亡小反標音必遙反並木末也雉音以藥反爾雅  
 曰雉印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  
 尺末有兩岐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  
 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  
 輕重不同耳椅音居壇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  
 穴居之類也寓謂罕罔合部曾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  
 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罕亦網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罕續  
 也音增弋繳射反增婆飛流織羅絡縠遊雉群驚晨鳧輩作  
 也分音扶問反增婆飛流織羅絡縠遊雉群驚晨鳧輩作  
 暈然雲起雲爾電落增弋矢也婆與礎同音補何反又補  
 羅貌也縠與幕通暈飛也音揮雲音素洽爾乃頽觀高蹈  
 及廣雅曰雲雨也言鳥中繳如電之落爾乃頽觀高蹈  
 改乘回轅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  
 橫天潢日改乘轅而北之沂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  
 傳



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

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重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

方相驅厲疫走蛟祥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曰思靈保兮

隸以歐疫洪範五行傳曰蛟射人於南越謂之短狐詩

曰正文案捐罔兩拂游光初天狗緹瓊年玄音所交反鄭

導當作道捐罔兩拂游光初天狗緹瓊年玄音所交反鄭

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第八入天

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緹繫也音息列反

墳羊土之怪其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蘄川衡

澤虞矢魚陳畧波蘄池蘄也前書音義曰蘄在池中作室

禁蘄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

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國語

曰魯宣公夏濫畧於泗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

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

魚方孕又行畧貪無藝也茲飛宿沙田開古蠱音翬終蔡

公曰吾之過也蘄音圍茲飛宿沙田開古蠱音翬終蔡

揚關斧判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茲飛則伏飛也

飛涉江中流兩蛟統其能似雅拔劍赴江刺蛟殺之魯連

子曰古善漁者宿沙張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

焉宿沙非暗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晏子春秋

曰公孫捷田開強古台子事景公以勇晏子勸公餽之二

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楫而再搏乳虎若捷之

功可以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楫而再搏乳虎若捷之

步順流九里得龜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

桃契領而死古台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

死盡與治通羣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芥名也刊

除也踵擗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劉放曰注遊

公孫捷持楫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比少曰吾二字遊

獵淵瀨湊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

鮪夏薦鼈鼉沒於水中也鼈音壇鮪屬也大者為王鮪

鮪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鮪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為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編







也魴鱣鱠魚鰕鯉鱠魴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

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鯉音緒似魴而弱鱣鱣音徐林反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鰕

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鰕音優今鰕類白魚鯉鱣音尊詩蟲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魴音沙或作鯨郭義恭廣志曰次沙

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鄭玄注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鳥鳶鳶

肥澤也鳶音學言並得其所以尚書中候然猶詠歌於伶

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

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

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也於是宗廟既享庖厨

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然

後擺牲班禽於賜犒功群師曩伍伯校千重山壘常滿房

俎無空廣雅曰擺開也字書雖心亦押字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於布也於與飲同左傳曰如

膳則飲賜犒勞也山壘畫為山文禮記曰山壘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跗也有似於堂

房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

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

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流俗本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

爵字作燔既字作暨皆誤也

鼉華羽之南音淮南子曰歌來菱發陽阿禮記曰鼉詩慢

華羽焉故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愴駭恫底伏

以調羽也

越散也蘊愴猶積聚也愴與畜通恫音洞底伏猶滯伏也

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為舞以

宣導之此言作樂亦 鍠鍠鍠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

以疏散滯伏之象 姓樂之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

也野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



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

而來同國也葱嶺西域山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

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

傳曰周成王時越棠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

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此類之

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

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

為象胥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

象胥胥音諧○劉放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也蓋安不忘

胥案文當作通名謂摠稱言語之官為象胥也

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因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

衝者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

于命微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

慙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

于外方人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

狩之禮闕樂虞之佃樂樂也虞閻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

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

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周禮

曰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

吏之理左傳云晉趙盾為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

質安契券也采清原嘉歧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

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

又楚椒舉口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

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

憲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也察淫侈

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畝畝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華

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畝畝謂隱於隴畝之中也司

馬相如上沐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

龍喻賢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管傳

人隱也

馬相如上沐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

龍喻賢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管傳

人隱也

龍喻賢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管傳

人隱也

龍喻賢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管傳

人隱也

龍喻賢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管傳

人隱也

龍喻賢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管傳

人隱也

龍喻賢也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管傳



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

曠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康衢謂甯戚也說苑曰甯戚飯牛於

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傳 伴之昌

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揔括群瑞也呂

當也宏大也前書楊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 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

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

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園帝王記 永

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

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

其有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求延 禮

樂既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闕止也音考

屬河南郡 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

自劾歸物故賦因是自劾而歸 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

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道兄子

日融與校秘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蓬詔除 太后崩安帝親

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廡長史時車駕東巡

岱宗延光三年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郎

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

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大將軍梁

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



賢與護羌校尉胡時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  
乞自劾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  
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  
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  
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  
行道以先吏士埋根言不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執  
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眾所  
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  
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後以毛遂  
備二十八戰其十九人相與突之北至楚毛遂果獲臣懼  
劍與楚定後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平原養賤人也臣懼  
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

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鄒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朝廷不能

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

是也參在中為晉地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

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栢帝時為南郡太

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

濁免官賤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

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

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

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

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



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誅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太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碑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日碑字翁叔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靡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漢

之問謂客於漢陽時易屯卦初九曰磐桓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莊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

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

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

也前書音義曰胥靡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為矜全之情薄也

劉放曰注胥靡登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曰

高也案文多也存之慮深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

更相笑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一



蔡邕傳第五十下  
范曄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六十下

蔡邕傳第五十下

范曄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六十下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勲

承

書曰勲

好黃老平帝時為郡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

王莽

改隴西郡曰厭戎

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

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

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

元起大夫之贊魯子曰然斯李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

息吾也何求哉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財

注爾之愛我臨死不失正道也遂攜將家屬



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

曰貞定公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

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部長及君之身增

稜字直處俗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性

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邑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

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

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馮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

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

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邑

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邑不得已行到

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

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乃甚

酌羣言避其是而矯其非是也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

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

顛而後可用耳左傳末司馬子魚曰雖及蓋聞聖人之大

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以易曰聖人之仁何以聚人曰

財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

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伊摯名也史記曰伊尹

滕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

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周禮滌狼氏下土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



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  
 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  
 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  
 以為大夫矸音岸爵音尸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  
 穆公曰百里奚自鬻於秦木楊食牛養年而後夫如是則聖  
 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  
 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  
 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  
 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後登天庭序彞倫埽六合之穢  
 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端應圖  
 者太平之應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  
 一曰慶雲也

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  
 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或音以戰反蓋亦回  
 塗要至悅仰取容回曲也要音一進反言履輯當世之利  
 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也夫獨未  
 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此彼謂貧賤胡老傲然而笑曰  
 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  
 忍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謾  
翁歛之貌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極君臣  
音所六反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  
始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曰洪大  
 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



天網縱人紘施王塗壞太極險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也君臣土崩上

下尾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於是智者

駢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

雲披變詐垂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

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頃弱頃弱曰韓天下之天

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

游燕趙而救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頃子說之也史記

曰虞卿說趙孝成王璧一見賜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

黃金百溢再見賜白璧一雙蘇秦並佩六國隆貴翕習積

組流離連衡謂張儀並也組綵也流離光彩貌也隆貴翕習積

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

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

害漸亦牙速速方較夫夫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較夫夫

猶並也劉敞曰正父夫是加欲豐其屋乃飾其家易

案上夫當作天據今詩文正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

卦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是故天地否閉聖哲

潛形地閉賢人隱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宿於

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顏歎

抱璞遠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歎曰願先生與寡人

然失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賈也而形神不全

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



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騁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魯遠輕謂若奔輕細之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物而去言惡之甚也

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薰蒸蒼蒼而白露凝疑風也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水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交生也詩秦風曰薰蒸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薰蒸也葭蘆也

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紆地之基

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泚泚庶類含甘吮滋

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緝緝

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

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

當其有事也則策筮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

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

所日荷蓑荷笠毛義注云荷揭也

周禮說文曰緝赤白色也緝余緝也音它丁反

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鷺于朝也

下注云鷺白鳥也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

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

人索盡也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儉狃音所格反

輿既宅陳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載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

受社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故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

當其有事也則策筮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

策音素和反詩小雅

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

所日荷蓑荷笠毛義注云荷揭也



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詩小雅

毛義注云誓御侍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

須理鬢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遂

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

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

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繁乎煌皇

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靜也狂淫振蕩乃亂其情

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瞻仰此事體

躁心煩閣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騁駑馬於脩路

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舉榮顯

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此反下獲重符之舉高受滅家之

誅詩小雅曰若此無非勲胥以痛熱帥也胥相也痛病也

韓詩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薰蒸得罪也誅協韻音丁注反前車已覆襲軌而驚

曾不鑿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音何也天高地

厚跼而踣之詩小雅曰謂天益高下敢不踣怨豈在明惠生不

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

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山所防九河

水分為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帶甲百萬非一勇

所抗協韻音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

右即



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

烟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耀微細以

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音子庶反炎音烟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

井無景則日陰食

晏子見伯常為問曰昔否見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况晏子春秋陰食謂不

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

元首寬則望舒朏矣王肅則月側匿

望舒月也

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則侯土舒注肅也

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時行則止

止則止豐卦曰天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

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

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出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騁于繁旋乎周孔之

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

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闔乘天衢擁

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皇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

作華蓋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

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祗見

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喻聖人霧露也迂曲也修業思真棄

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變也百歲之久歸乎其居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之妄得稱譽者

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也昔伯翳綜聲於

也非君子之咎也



鳥語為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秦龍矣仲供德於衡

軒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龍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

車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

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

考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秦龍並見

左傳奚仲之祖也世本曰 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

奚仲作車衡軛也轉轅也 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臆取右於禽囚

也倕舜之巧人 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驪騮耳之乘非子亦秦之

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

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國語長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

於散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

臆取戈斬之遂以為 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

車右臆音舒鮒反 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

弓父弓工也關子曰 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敵

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

之東其餘力逸勁欬判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非

江新蛟前書武帝時吾立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

五今之塞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 上官効力於

固曰朔謹詣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 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

行海... 七

七

游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朔門即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

行解蓋授桀雖底蓋常屬車系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

心中也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怵怩而避

祖悅心慙也祖音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

之眉目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

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

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太清 也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那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也音丑教反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慶潁川人為西長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大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劉放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

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天鄉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五互自原相是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地家家皆能為函故无函匠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左傳曰冀之北上馬之所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懸萬里蕭條縣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閔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



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

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

負薪賣以給食歌詠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

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

互繼以末制乎揚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

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敞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

料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

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書奏不

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

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

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續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

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

秦如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

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侍中祭酒樂松賈

章虫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播信也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都門下憲陳方俗閭里小

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

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頗有雷霆疾風傷樹

拔木地震墮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天六年七

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

伏讀聖言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

以或口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

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臣聞天降灾異緣

詩以美之密勿祗畏言勤勞戒懼也



象而至辟歷數較辟音普歷反史記曰殆刑誅繁多之所

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

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宗廟致

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天子

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

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

齊者絳縵韞音文伐反○劉攽曰案文當作政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解除猶故皇

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

為地道易稱安貞易中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陰氣憤盛

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奇暴

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蝗出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

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

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

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夫

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神

季夏之未祭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

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

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謂病及

死也謂病及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



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

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

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  
備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文上明堂三年望祀

霍東榮代宗  
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

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

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  
及月辰居側室夫

使人曰再問之夫齊  
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

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  
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

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吞風霆灾妖

之異

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

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灾異援引幽隱

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

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脩

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

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

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

子曠然衆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  
惶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

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  
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入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碎



歷殺入亦象暴政安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叙  
 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雌蟲宜初正  
 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信公小國諸侯初政脩己斥  
 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脩善求  
 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參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叔  
 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  
 平拓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朕必有  
 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祇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  
 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  
 天意救寧我入其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  
 焉。劉放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  
 又曰救寧我入案救當作救救寧出尚書  
 擢文右職以勸忠蹇謂樞要之官宣聲海內傳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  
 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  
 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

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網施縱莫相舉察公府臺

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漢又令三公議言奏事官

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入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謫言者也是時三公者欣然得志邪

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

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

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

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明也三公歲盡差其殿

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眾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太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

貢士一適謂之收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

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



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  
 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  
 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  
 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  
 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  
 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  
 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  
 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  
 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  
 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

恐泥君子故當忘其大者

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

如今諸子書也此謂端節不通此也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桐章墨綬也

皆當以惠利

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  
 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  
 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  
 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案文多一  
 前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  
 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



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  
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  
姦軌之人通容其中相思皇后祔載之時周禮曰喪執掌  
大喪及祖禘  
及載遺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葬祖於寢載升柩於東  
車也。劉放曰注恒思皇后案相當作恒謂恒帝后也  
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  
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  
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  
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  
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  
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初元

年遂置鴻都門學盡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  
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  
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  
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

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  
曰南宮

有崇德殿太極殿  
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灾異及消改

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  
續漢志曰

光初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  
作不時天降灾厥咎蝗蟲來河圖必微篇曰帝貪則政暴

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奇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雖  
欲化為雖一身毛皆以雉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

貌之不恭則有雜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雖化為雉  
木鳥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



相史家雖化為雄距即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  
為后至哀帝憂駕后軍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  
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雖一身已變未至  
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  
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也。劉攽曰注是后父禁為  
平陽侯率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  
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  
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  
口而不言易曰括囊以苞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  
无咎王弼注云括結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  
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  
深悼灾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  
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

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  
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灾眚之發  
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規愷  
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音嬈貴重天下  
女鳥友生則貨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  
兄弟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  
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  
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趙嬈及今聖意勤勤  
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偉姓也  
漢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音玹屯騎校尉蓋



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

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

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鐫削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

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

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

以愚鷲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

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願寢臣表無

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

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

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

晉漢職儀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中常侍程璜丈夫也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

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

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



長休百日

休暇也前書音義曰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

李奇為州書佐

續漢志曰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

史胡母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

休邑集其奏曰屬張宛長

河南李奇為書佐郃不為召太山黨魁羊陟與邑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

書考胡母班等辭與陟為黨質及邑頻詣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懷怨恨欬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邑

集作慕母班也臣征管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

實屬死奇不及陟班凡休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

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

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

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

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

齋猶待也與貴通臣實愚戆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

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

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誅謗至便

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

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

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

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遠言事

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

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



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而衰老白首橫見引

遠隨臣摧沒并入阬陷誠寃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

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猶隱邵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

也邑集曰光初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送

雖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邑曰省君章云欲仇恕未有所施

去今無以此詔書又判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旨斥考事君

法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為文

或改為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

辜戮句質不并坐句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

加餐為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

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

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

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

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

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邕前在東觀與盧植

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

奏其所著十志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

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

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

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

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

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



欲制剛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  
經典羣書宜若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  
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園封上有律歷志  
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車服  
志第六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

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

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報音獨智者中常侍

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

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

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騰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

祿東閩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云柯亭之觀以竹為祿邕取為笛奇聲獨絕也往

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

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

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傳云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

馬相如綠綺琴邕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

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

愜音愜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

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

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憮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絃

見螳螂方向鳴蟬蟬音蟬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

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

然而笑曰莞音胡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



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  
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  
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  
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  
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  
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  
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魏  
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  
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未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  
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

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轡遠近以為非宜

續漢志曰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至十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瓜畫轡廣雅轡箱也卓於是改乘阜車

蓋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燕

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劉攽

多自佞用不成文理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

剛而遠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

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

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

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

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



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  
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  
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  
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詛士也方今  
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  
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  
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

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

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兖州陳

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

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

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

叙樂大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

也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

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謂迫促之令不其意豈及語平日

倅全入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



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立歸骸先壘又可得乎董卓一  
 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匡導  
 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曰先號咷  
 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入皆弔之叟曰何  
 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入皆賀之叟曰何  
 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解入皆弔之叟曰何  
 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  
 跛之故子父相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者豈不思之  
 保見淮南子也左傳鄭伯見魏叔曰夫司寇  
 乎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行戰君為之不舉杜注云不  
 舉成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  
 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王允也放此為戮放音甫未或聞  
 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於園典文流悅音伎後謂紗帳  
音伎謂鼓琴也邕實慕靜心去邪辭綺斥言金商南祖北徒  
吹笛之屬也藉梁懷董名澆身毀藉梁謂融因籍梁  
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隱諱也而頌懷董謂邕懷董  
卓之恩也澆薄也劉放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符詔作特制是也又  
言詔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  
悉回避照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五下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

左雄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雄傳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



至引陛下身遭難危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

謨成王之風政謀也即尚書立宜權在喉舌之官必有匡

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

遠和通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

黜是以卑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尚書臯

也詞也惠愛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

云有淪淪淪興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也淪淪

雲興就祁祁也言陰陽和風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

雨神也兩我公田乃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

幽王曰不自為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

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川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褒豔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膳

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厥為越馬聚為內史橘為師氏

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

虺蜴之性凡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虺蜴時政事宗周既

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刻削也五

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

伍而相叔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大漢受命雖未

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

景天下康人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

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  
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  
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  
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  
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  
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  
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  
覆尸之禍成於尋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闕  
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吳  
見令及如能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劉攽曰注畜貨聚焉

案國語作聚馬此誤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領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

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暮月林氏也謂一歲言善

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

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遣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類

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

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

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

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

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

皆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



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謂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

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

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

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

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

之寬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

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

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

帝遺呂氏難流光垂祚求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

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官豎擅權終

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且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

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未建三年京師

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灾

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又上疏出破山殺入其國有兵

言宜密為備以候不虞尋而青冀楊州盜賊連發數年之

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

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賊連年死

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群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

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

漢書卷之二十一



言宜崇經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負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者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

壯志舉茂才除渤海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脩令遷琅邪都尉也

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是故本郡以臣充選

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

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

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穎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

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

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

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

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

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



以城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廩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來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憲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

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慕效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



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  
過灾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  
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  
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灾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  
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灾異今冀  
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  
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  
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  
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

序序之儀記曰公侯佩山玉而朱組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孝明皇帝始有撲

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

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

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

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

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宜光

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厥子

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

乘車十行獻子執而戮之宜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

吾舉厥也而中吾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  
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  
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  
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即陳禪以為閹太后與帝無母  
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舉謂郃曰昔  
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  
彌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  
生莊公  
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  
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今諸閹新誅太后幽  
初華見左傳茅焦事解以蘇竟傳也  
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

從禪讓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  
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  
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伉音丑代  
良反  
郃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  
徙封遠縣勅各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  
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  
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  
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韓信彭越  
吳廣賈復今忘其大功錄  
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  
之伉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  
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



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

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俛乃表諫帝果從之舉

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

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

章御坐以為規誠章謂所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

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

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見朕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

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

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

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

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異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

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

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

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

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統天

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

皇天也極中也言立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

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

亦遜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



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  
定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  
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  
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  
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  
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  
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  
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  
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  
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

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終昔武王入殷出傾宮

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成湯遭災以

六事剋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

行邪諂夫昌邪宮室榮邪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厚傳

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

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

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

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

也晏子春秋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

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異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  
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  
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  
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也惟陛  
解具即頓傳也  
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  
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  
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  
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別  
音  
彼列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  
反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

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内惡  
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  
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  
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  
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  
天大雷雨木偃大水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北鄉  
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木稼盡起北鄉  
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  
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  
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  
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  
注左  
傳曰短折曰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景王之  
大未名曰春秋



于子野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

成君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

謚灾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

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

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

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官

曰女巫章歲時祓除暴沴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水上

自洗濯祓除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

唱罷繼以鼙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纂文曰鼙露今

古今注鼙露歌曰鼙上一露何易晞露太僕張种時亦在焉

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待歸

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

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臨幸問

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

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灾異帝思商

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書舉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

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

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賜若尚書

之行僭差則常賜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

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

之文也孔安國注曰君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



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  
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  
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  
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  
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  
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  
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  
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  
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宗昭穆之序先殤帝後

順帝詔卜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位

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

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

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稱預云後順也先公閔公今

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

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

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

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

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問以光賢哲尚書曰

殷討比干蓋故公叔見諫翁歸象迷所以招忠厲俗作範



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西風天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

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禮記尹翁歸

脩其班制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

揚厥聲故曰象述也。劉放曰注尹翁歸為石扶風案文

少一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倅夷魚拍夷史忠踰隨管

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

歟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

官亮協三事不求夙終用乖遠闕朝廷愍悼良為愴然詩

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其

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躬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

素絲之節焉詩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子總音

繩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

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繩繩恥交報之因杜門自

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

敢不應唯繩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

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靜杜

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

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繩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

知命自繩曾祖父揚至繩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孫恂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



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

俱辟連年不應求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

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

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

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

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

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

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齊之清不為惠連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

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

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

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

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

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

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美也雖無大異而言

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

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

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

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言耳瓊至即拜議



即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  
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

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常以六

紀為一節首即置積節首歲數加所八起歲數以三十二

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詳即主歲

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謂陰間也原之天

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外

命史官悉條上未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未建以後訖于

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

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容青并薦光祿大

夫樊爽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

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

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宜更見引致助崇大

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

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閑文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

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

讓繼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

賂補稅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

以身塞無狀也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

所損關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

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

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



氣招降灾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位下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人大事在農上帝之來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太官古者太史順時神土農祥辰正日月底于太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發與三之度人終于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竊見陛下遵籍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畫暮

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違書美文王之不暇

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備不濫不敢怠違書今廟祀適

關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

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

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官饗

醴載未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

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

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

陰陽變化之道成萬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

物得必持育生之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柱



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  
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  
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  
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  
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少選入侍講禁中  
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  
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  
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齊爾土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  
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  
成王也叔父周公也成文昭當作宜以瓊獨建議曰冀前

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十及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  
成王制禮作樂化於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  
明堂  
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  
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  
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今諸侯以戶邑  
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  
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  
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  
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  
后益封光萬七千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  
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  
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  
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



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

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

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祁鄉侯

云祁鄉縣也漢穎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祁音尤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

七上言言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

素行貪汙至死徒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

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

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

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疆其政是以王者處

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

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

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勸力高

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

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

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社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

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

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隤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

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

林泮水喻危陷枳棘喻艱難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勢

示有天下之兆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

書或作書也



而不傾任之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  
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  
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警宦  
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  
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  
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  
木舌法言曰金木舌也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  
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  
陳國議遂見殘滅坐者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  
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

敵賈詡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弘農杜

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

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華衆又并坐天

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

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剗牲天胎則麒麟

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

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正之不濟此命也夫實鳴犢

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兩人而後

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在聞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數

亦見孔子家語文也尚書周求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

威執坐事當非越拜今職見異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



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與盛腹背相親  
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  
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  
紫共色粉墨雜踪所謂抵金玉於沙礫音抵投也碎珪璧於  
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冠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于伯奇後母子  
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入園後園妾過其旁王上  
臺視之即可知其言伯奇入園後園妾取蜂十數置  
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廷  
見乃逐伯奇也○劉放曰注伯奇王國子秦伯奇是尹吉  
甫事王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  
可不察歟臣至頑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

於末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  
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一生萬物天地  
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者取其深之極也其  
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  
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  
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  
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  
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  
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副本詣允  
公府也允  
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



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又次謂又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韃韃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韃俱禁錮韃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韃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

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



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

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後劾而屬

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

之日莫莫焉累延于條枚愷悌君子小福不回今子殺子

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凡刑不動

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

道其可知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劔焉

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

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

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

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

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

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歲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

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

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

畢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

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

新

屬

有

子

殺

子

不

動

臣

禮

故

上

知

命

天

下

知

臣

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  
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  
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  
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拂中衽褐以  
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  
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直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  
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暉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  
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  
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  
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惟懼容其謇辭舉

曆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

興

碩大也陳蕃楊東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

膺彌縫袞闕

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

郭有道彝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

繫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

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

適

廣雅曰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

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







